

文风而来

主办单位: 文登区作家协会

冠 名 商: 文登全友家居商场

霜华已满地

岁月不言寒

文 孙文娟

孙文娟: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成员,威海文登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草原》《幸福》《时代文学》《山东文学》《中国诗赋》《齐鲁诗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诗词艺苑》《山东青年作家》《中国电视报》《威海日报》《威海晚报》《中国民族报》《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6》《德州晚报》《临汾日报》等杂志报刊,2013年文登日报社联合组织开展了“仁孝文登”主题征文中获二等奖;2015年威海文登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文登日报社、文登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原创诗歌征集中共获一等奖。



初冬的朝阳透过窗帘洒进来,照得满屋生辉。他伸了个懒腰,躺在仍有余温的火炕上环视着,屋里的每一件器物仿佛都在朝着他笑。上足了弦的老钟走得清脆响;印着“农业学大寨”字样的镜子格外逞亮;贴满山水挂历画的墙看起来也是那么亲切那么顺眼,就连窗外落了一层霜的红瓦也泛着喜悦的光……,由内而外的愉悦在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跳跃。

他一边怪自己怎么养成睡懒觉的毛病,一边匆匆地起身穿衣。他得赶紧起来把院门打开。昨晚回到村里时,在村路口遇到了发小老张,说是今天要过来找他玩。他要备上好茶好酒,迎接老张,还要再打几个电话让他的那些老友们都过来。

借着回家窖白菜之名,他在跟儿女们打了招呼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临行前女儿送他坐上回乡的大客车,一再叮嘱他:“白菜窖完赶紧回来哈,回家注意保暖别感冒了。”

近八十岁的他,去年秋天在忙地里的农活时,不小心崴了脚住进了医院,儿女们这个时候是真正地意识到了:他年纪大了,独自一人在家,身边是该有人照顾了。出院后,儿女们不顾他的反对,硬是在城里给他买了房,装了修,今年夏天便把家给布置好了。房子布置好之后,儿女们开始动员他搬到城里,他嘴里答应,可迟迟不见有行动。他留恋他的老屋,屋里的每一件器物甚至是空气,都是他的牵绊,都有他不愿离开的理由。儿女们开始催他住进城里了,他总是借着孙子、外甥都在读高中,儿女们是最忙最累的时候一拖再拖。

其实,城市于他可以说是青年时期的一个向往、一个梦。十六岁那年,他报名参军被部队选上了,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是顶梁柱,母亲的一句“你是要你的妈,还是要去当兵?”的两难选择,彻底浇灭了他当兵的念头。父亲早逝,他扛起了家庭的重任,努力把他的四个兄弟姐妹都送离了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生活。而他自己则因为错过了那次当兵的机会,只能扎根村里,结婚生子。但他对城市的向往与憧憬却始终没变,他告诉儿女们一定要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到城市里生活。儿女们懂事听话,如他所愿地都在城市里安了家。

屋檐水点点滴滴,好的家风是能够耳濡目染的,多年来,他的城市情结一直深藏在儿女的心里,孝顺的儿子儿媳知恩反哺,把自己在城里的婚房写在了老人的户头上,让他老两口有机会脱离农村户口,并且他也因此获得花五万元买一份养老保险的机会。

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他老两口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变好,他开始筹划着存一些钱,过些年也到城里去买房,跟儿女们住得近些,等他们老两口年龄大了儿女们照顾起来方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老伴的一场重病花掉了老两口所有的积蓄,到最后是人财两空。对城市的向往,随着老伴的离世也灰飞湮灭,儿女们请他住到自己的小家庭里,他死活不同意;劝他再找个老伴,他找出各种理由拒绝。老伴走后的几年,他慢慢地习惯了在老屋里守候儿女们回家看望自己,习惯了在老屋里回忆曾经的风雨人生。儿孙们一回家,老屋里便有了欢笑,快乐都能把

老屋挤得吱吱作响,这个时候他是最快乐的;儿孙们临行前,他总是把自己种的土产品塞满儿女们的大包小包,尽量做到与老伴在世时一样的境况……。就是在这长长的牵挂里,在这无私地付出中,在这长期孤独之后短暂的天伦之乐里,他开始喜欢上这种状态,也变得越来越不愿离开他的“老窝”了。

刚一入冬,在儿女们的一再劝说,并且答应他城里乡下两头住的情况下,他同意搬到城里了。搬家那天,他执意要带上一盆花,说是那盆花是老伴生前最喜欢的,他带上的或许是老伴留下的一个念想。可能是心情不好,也可能是暖气房住着不适应,进城的当天他胸口一直发闷,女儿让他躺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休息一会,在儿女们收拾屋子时他偷偷地抹起了眼泪。女儿把窗户打开,刮进来初冬的些许新鲜空气,他才慢慢地好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儿女都尽量抽时间来陪他,怕他刚刚搬到城里住会感到孤独。他内心里是感动的,嘴上却不停地念叨:城里的一切都要花钱,城里没有村里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城里没有暖和的热炕头……

“小雪”的节气如约而至,他回到了他的老屋,他的那些老友也纷纷地赶来与他一聚。老友们欢聚少不了小酌一杯,满面红光的他借着酒劲在老友们面前一直夸赞儿女们孝顺,其它的几位老友也不住地称赞自家的儿孙有才能有出息。几位老人无拘束的暖笑,融化了窗外那满地的霜,成为滋润大地的一脉甘泉。

失踪的蓝鳗龙

文/周诗萍



可爱、活泼、漂亮的小蓝鳗龙突然失踪了,在它从小鱼缸搬到中鱼缸的半个月后。

两年前老公从市里最大的观赏鱼市场买回来三条小蓝鳗龙,为了这几条小鱼,他特地给它们买回一个别致的小鱼缸。为了鱼缸里的色彩更加鲜艳,老公不仅给小鱼缸贴上了花草背景,还特地又买了几条花色小鲤鱼和小金鱼混养。

有了这些多彩的小鱼儿,小鱼缸那叫一个漂亮。老公喜欢养鱼,在这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一蹲2米多高立体的大鱼缸和一蹲1米半的中鱼缸。大鱼缸里养的是鸚鵡和地图,中鱼缸里养的是一条漂亮大尾巴的花斑鱼,一条乌黑的黑玛丽鱼,浅黄色的金龙鱼和一条默默无闻的清道夫鱼。

时光每天都均匀地分给这些可爱的鱼儿,它们各自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鱼缸里,尽情游玩啄食。老公每天按时给这三缸心爱的宝贝喂食,每隔十天换水一次,达到每个鱼缸都有充氧系统,定时清理鱼缸内的垃圾,让所有的鱼儿都能够欢快地畅游在这份干净舒适的环境里。

在所有的鱼儿里,我最喜欢的是这三条蓝鳗龙,因为蓝鳗龙鱼性情是比较温和的,并且有着独特的两根长长的胡须,宝石蓝的皮肤上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花纹,特别是它的眼睛,总让你觉得它在跟你说话,让你看得心生爱怜。可是蓝鳗龙特爱打架,说不定那会儿两条鱼就撕咬起来,有时还会出现打群架。也许是鱼缸密度太大,容易让它们打架,很快两条小蓝鳗鱼先后被战死

了。小鱼缸里只剩下唯一一条强壮的小蓝鳗鱼和几条金黄鲤鱼互相厮守着。鲤鱼跟蓝鳗鱼还算和谐,没发现打架现象。

春节前几天,老公坐在沙发上端详着小鱼缸,突发奇想。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小鱼缸里的鱼全部归类进入了中鱼缸。当我发现时,蓝鳗龙已经在中鱼缸里欢游着呢。中鱼缸里面积大了,蓝鳗龙终于舒展开了翅膀,自由自在、上蹿下跳、无拘无束地畅游起来。看着小蓝鳗龙那次快的样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虽然老公在撤销小鱼缸之前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心里难免有点责怪。

很快就到了年除夕了,老公和儿子都回老家过年去了,我留下陪八十三岁的母亲一起过年。老公不在家,喂鱼就是我份内的事了,老公出门之前还特地嘱咐我每天早晚各给鱼喂食一次。因为不太习惯,开始总会忘记给鱼喂食,每当跟老妈吃饭时,会忽然想起来鱼还没喂呢!然后先去喂鱼再回来吃饭。

每次喂食,蓝鳗龙总显得很文静,不争不抢,但是总能乖巧地吃到鱼食。看着它那一对长长的胡须不停地摇摆着,喜不自禁,疼爱有加。原来在小鱼缸里这只蓝鳗龙可是抢食高手,如今在这有着比它大几倍的花斑鱼和黑玛丽面前,蓝鳗龙倒显得温顺起来了,少了些勇敢而多了些智慧,总能在那几条大鱼的空隙夺取食物,并且不少吃。看来蓝鳗龙是很聪明的。它似乎懂得在什么环境用什么方法取胜。喂食鱼儿总是很开心的时光。

转眼到了大年初五了,老公和儿子都回来了。一进入家门,放下行李,老公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鱼。突然问我:“蓝鳗龙哪去了?”一听这话我被惊得发呆,顺口说道:“在啊,怎么了?”说着就往中鱼缸那走去,“咦?怎么蓝鳗龙不见了?早晨喂食还好好的呀?奇怪了!”我正纳闷时,老公说:“可能被这条大花斑鱼吃了”“啊?不可能吧?你把鱼缸里的鹅卵石搬开看看,有没有藏在那里面了?”我边说便给老公找工具。“不用了!肯定被大花斑鱼吃了”老公坚定地说。当时我看着那条大花斑鱼就来气,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它几眼。心里却难受得不得了,嘴里不停地叫着:“蓝鳗龙啊,你在哪里?你怎么失踪了啊?”

蓝鳗龙失踪了!那两晚上做梦都梦见它,在找寻它。可是每当再给鱼儿喂食时就会狠狠骂上几句大花斑鱼,你为什么要吃蓝鳗龙呀?就这样过了三天,又

到了该给鱼缸换水了。老公这才在那堆参差不齐的鹅卵石里发现了那条可爱的蓝鳗龙,当他把蓝鳗龙的尸体放在手心给我看时,我的眼泪止不住了,心酸地抚摸着蓝鳗龙哭泣着念叨:“可怜的小蓝鳗龙啊,都怪我不好,为什么没有早点搬开那堆鹅卵石呀,你是被那堆石头绊住了,出不来而丧命的啊,呜呜……”伤心没有后悔药,我真想责怪老公,都是因为你错误的判断,才葬送了可爱的小蓝鳗龙的性命!自以为是害鱼匪浅啊!

蓝鳗龙失踪了是假象,是它的主人自己设定的假象!如果老公能够不那么自以为是,也许蓝鳗龙就有最佳解救时机,它也许就不会死。如果第一时间,我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自己动手去搬开那堆鹅卵石,也许蓝鳗龙也不会死。可是悲剧发生了,才知道后悔。关键时刻多么需要当机立断,而不是郁郁寡断!



QUANU全友家居

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

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

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

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

地址: 文山路桥西150米(三联火锅对面) 电话: 8160018